

# 杜甫诗话校注五种

张忠纲校注

人生不遇是平家  
如余之遇  
名之曰  
無名氏  
先少壯  
年而後  
成名  
意何足  
道  
名  
為  
命  
中  
初  
意  
以  
子  
不  
合  
也  
知  
事  
者  
若  
未  
成  
名  
者  
多  
中  
以  
何  
狀  
為  
然  
不  
可  
不  
為  
方  
而  
答  
及  
之  
名  
一  
經  
所  
出  
夜  
雨  
為  
在  
此  
一  
時  
而  
方  
知  
主  
福  
命  
而  
福  
之  
系  
不  
弱  
一  
不  
除  
車  
子  
此  
一  
書  
有  
信  
川  
寂  
意  
力  
而  
不  
能  
行  
之  
樂  
於  
時  
日  
者  
云

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

# 杜甫诗话校注五种

张忠纲校注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89号

## 杜甫诗话校注五种

张忠纲校注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冠中印刷厂排版 冠中印刷厂印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279千字

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册

ISBN 7-5013-1160-9

---

I·85 定价：10元

## 序

忠纲同志随萧涤非先生校注杜甫全集多年，博览群书，学识精进。业余勤勉，复校注《诸家老杜诗评》、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、《杜工部诗话》、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、《续杜工部诗话》五种，都为一集，将付梓，命余作序。余粗读一过，喜其搜集赅备、校注精审，故不揣谫陋，谨书数语，聊表赞叹之意耳。

古今注杜，号称千家。注中间亦有评，而专为老杜作诗评、诗话者鲜见，有亦不易尽得。今忠纲精择善本以各本互校，探明诸家生平事迹，简介版本流传概况，厘正前人征引、考订之失，注释允当多创获，此足见为力之勤与作惠学林之深矣。

子美《解闷十二首》其七云：“陶冶性灵存底物，新诗改罢自长吟。孰知二谢将能事，颇学阴何苦用心。”又《偶题》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老杜吟诗苦用心，诗成复自知其得失，能如是，无怪乎其诗冠古也。虽然，其用心之得失未及言，亦不须言。后之读杜者，或知人论世，或揣度文心，或印证掌故，或偶然顿悟，各有所见，各言所得，此诸家老杜诗评、诗话之所由作也。诸说未必尽得作者之用心，而见仁见智，启迪实多，此即其价值之所在。忠纲编注是书，功亦在其中矣。是为序。

陈贻焮

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深夜于镜春园

## 前 言

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，诗人杜甫享有特殊的地位。他，人被尊为“诗圣”，诗被誉为“诗史”。杜甫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，早已成为定论。宋代秦观在《韩愈论》中说：“杜子美之于诗，实积众家之长，适当其时而已。昔苏武、李陵之诗，长于高妙；曹植、刘公干之诗，长于豪逸；陶潜、阮籍之诗，长于冲澹；谢灵运、鲍照之诗，长于峻洁；徐陵、庾信之诗，长于藻丽。于是杜子美者，穷高妙之格，极豪逸之气，包冲澹之趣，兼峻洁之姿，备藻丽之态，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诸家之长，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，岂非适当其时故耶？孟子曰：‘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’呜呼！杜氏亦集诗之大成者欤！”（《淮海集》卷二十二）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，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，杜甫上继两千多年中国诗歌的《风》、《骚》传统；“吟咏流千古，声名动四夷”，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，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影响的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部杜诗研究史，也就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史。“杜诗学”，也象“红学”、“龙学”一样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。

古今诗人难以数计，而唯杜诗注本最多。早在宋代，已号称“千家注杜”，虽是夸大之词，但亦足见注杜之盛况。<sup>[1]</sup>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唐迄于清末，见于著录的杜诗评注本，就有四百余种，流传至今的也有二百余种。唐以后浩如烟海的诸家诗话，几乎没有不论及杜甫的。如宋代胡仔的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、后集一百卷，论杜的有十三卷；清代吴景旭的《历代诗话》八十卷，论杜的也有十二卷。

但专论杜甫的诗话,却不多见。流传至今的,有宋方深道辑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,蔡梦弼集录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二卷,清刘凤诰撰《杜工部诗话》五卷,潘德舆撰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三卷,近人蒋瑞藻辑《续杜工部诗话》二卷。为杜诗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方便,我在随萧涤非先生校注《杜甫全集》过程中,浏览所及,汇集五种诗话为一编,略加标点、校勘、注释,遂名之曰《杜甫诗话校注五种》。其中《诸家老杜诗评》成书最早,且流传极罕,一般杜诗研究者所见,多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残三卷明抄本,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五卷清初抄本,鲜为人知。全书共辑录诸家诗话二百余条,其中六十余条,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,或与他书引文有较大出入,这部分资料,弥足珍贵。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,传世版本较多,但多系残本,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草堂诗话》,较通行各本多出三十余条,很少为人注意,一些研究杜诗的论著和文章,亦未提及,而所引有为他书所未载者。《杜工部诗话》和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,与前二种不同,二书不专辑前人评论,发表个人看法,时有精辟之见,可谓专论杜甫诗话之佼佼者。《续杜工部诗话》,搜罗颇富,且只见于《古今文艺丛书》第四集,不见别本印行。五种诗话共收录诸家评论杜诗之语六百五十条,内容相当广泛,涉及杜甫其人、其诗的各个方面,对研究杜诗颇有参考价值。另有清翁方纲辑《渔洋杜诗话》一种,辑录王渔洋(士禛)论杜之语凡一百四十余条,搜集颇不完备。我在遍检渔洋论著和他人所引渔洋有关言论之后,去其重复,辑得近三百条,汇为《新编渔洋杜诗话》,另行出版,故此编不予收录。清陈廷敬《杜律诗话》二卷,名为“诗话”,实为注本,且只收七律,与上述诗话不同,亦不收录。

所收五种诗话,各本之前均附有简要说明,介绍作者生平,概述版本源流,纠谬辨误,评论得失,兹不赘述。关于校注,附带说明几点:

一、校勘只就参校各本互校,凡有异同,均一一出校。

二、正文讹误而据参校各本不能确定者，则据所引诸书校改；因引书繁多，版本各异，且多非全文，一般不得文意者，概不出校。

三、所引杜诗正文，凡与今传宋刻诸本相同者，皆不改；否则据杜诗校改。

四、异体字、古今字、繁简字、通假字、避讳字，均径改为现行规范汉字，一般不出校。

五、注释重在注明出处，纠谬辨误，文字力求简明。

六、为便利读者阅读研究，每种诗话所录各条均分别按次序编号。

本书校注全稿，曾呈陈贻焮师审阅，并蒙赐序；书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冯惠民兄精心审定全稿，多所匡正；在校注过程中，又得到书目文献出版社、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；本书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，得到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大力支持与资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。该书出版历经七、八个年头，原名《校注杜诗话五种》，后遵冯惠民兄嘱，改为《杜甫诗话校注五种》。因该书所涉典籍浩繁，不易尽得，加之本人学养不深，见闻有限，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敬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。

张忠纲

1987年3月初稿

1993年9月定稿

# 诸家老杜诗评

宋 方深道 辑

## 说 明

在专论杜甫的诗话中，流传至今的，当以方深道辑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为最早，它比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还要早六、七十年。

方深道，宋兴化（今福建省莆田县）人。徽宗宣和六年（1124）进士，官奉议郎，曾知政和、晋江县事。或作“方道深”，误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深道“晋江人，……知泉州”云云，亦误。据《道光福建通志》载，方次彭有六子：晞道、原道、安道、辨道、醇道、深道。晞道为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）进士，神宗熙宁间（1068——1077）曾知晋江县事。深道为次彭季子，高宗绍兴间（1131——1162）知泉州晋江县事，似未知泉州。其家曾知泉州者，据考只有次彭曾孙方铨。铨，孝宗淳熙二年（1175）进士，宁宗开禧间（1205——1207）曾知泉州军州事。

《诸家老杜诗评》，稍后于方深道而曾官莆田的陈振孙，在其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中著录：“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，续一卷，莆田方深道集。”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作“方道醇（按：应为方醇道）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，方铨（按：应为方铨）《续老杜诗评》五卷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诗文评类存目则作“《老杜诗评》五卷”，无“集诸家”三字，为“西淮马裕家藏书”，并谓“旧本题曰元人，案是编见陈振孙《书录解題》，确为宋人，题元人者误也。其书皆汇辑诸家评论杜诗之语，别无新义。”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诗文评类于《草堂诗话》



条，亦论及“方道醇”、“方道深”及方铨之书，谓“今惟方道深书见于《永乐大典》中，余皆不传。然道深书琐碎冗杂，无可采录”云云，则今所见抄本，当系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录出者。何以有此矛盾？郭绍虞先生考证云：“窃意撰《总目提要》者，仅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而于《永乐大典》之本则不遑细考，故沿《宋史》之误而未及改正；其撰《存目提要》者，又只能以《永乐大典》为依据，故作‘深道’而不作‘道深’。二目提要歧异之故，盖以此矣。今据《永乐大典》及《福建通志》诸书所载，当以作‘深道’‘醇道’者为正。”（见《宋诗话考》上卷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条）检《道光福建通志·经籍志》，谓“醇道，字温叟”，著有“《笔峰集》五卷，《类集杜甫诗史》三十卷，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一卷。”而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“《类集诗史》三十卷，莆阳方醇道温叟编”。《类集诗史》，即《类集杜甫诗史》。但振孙未言方醇道曾为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一卷。以上诸家，对于《诸家老杜诗评》的编辑过程，都语焉不详。其实，方深道在该书序中说得清清楚楚：“先兄史君尝类集《老杜诗史》，仍取唐宋以来名士评公诗者，悉摭其语，别为卷帙，号曰《老杜诗评》，以附《诗史》之后，俾览者有所考证。深道须次之暇，又于后来诸小说中，择其未经纂录者，自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，凡八家，从而益之，因集成五卷。书之卷首，镂版以传于世云。”序中所谓“先兄史君”，当即指方醇道。据此可知，该书乃醇道、深道兄弟二人所辑。据方深道署衔“知泉州晋江县事”，可知该书初刻于绍兴年间。观书中只字未提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和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，则很可能刻印于绍兴初年。

该书刻本不传，只有抄本行世。今存抄本有两种：一为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，一册，只存前三卷。首为方深道序，分卷列目录，卷一为唐《本事诗》、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、郑槩《传信记》、刘禹锡《嘉话》、康骕《剧谈录》、梅圣俞《诗格》、欧阳文忠公《诗话》、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、王荆公《钟山语录》、《王深父集》、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、沈存中《笔谈》、吕丞相《诗年谱》；卷二为东坡、山谷、僧文莹《湘山野

录》、《唐宋诗话》、《洪驹父诗话》；卷三为《归叟诗文发源》、蔡约之《西清诗话》、《樗叟诗杜拾遗》。卷三颇多缺文。半页九行，行十六字。文字讹误甚多，至有颠倒错乱者。

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抄本，二册，封面题：“诸家老杜诗评，宋方深道辑，五卷，钞本，芊微藏。”此本为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犀轩藏书。“芊（椒）微”为李盛铎字。该抄本首为方深道序，文字与北京图书馆藏本稍异。卷一下有“木犀轩藏书”、“李盛铎印”两方钤记。前三卷目录，与北图藏本同；卷四为潘淳《诗话补遗》；卷五为僧惠洪《冷斋夜话》、《遯斋闲览》、黄朝英《缃素杂记》。

据方深道序，可知该书前二卷基本上为方醇道所辑，而后三卷多，即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八家，乃为方深道增辑。而方醇道所辑在其弟深道之前，故“续一卷”为“方醇道辑”之说，当为可疑；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载“方道醇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”云云，更是不确；至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云“方绉《续老杜诗评》五卷”，则未见后世流传。

北京大学藏本，虽于一九五六年已经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著录，但鲜为人知，华文轩编《杜甫卷》上编《唐宋之部》亦未收录。该书虽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讥为“皆汇集诸家评论杜诗之语，别无新义”，且引文偶有重复，但其成书较早，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。全书辑录诸家评杜诗话二百余条，其中六十余条，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，或与他书引文有较大出入。这部分资料，弥足珍贵。

校注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（简称“北大本”）为底本，参校北京图书馆藏本（简称“北图本”），书中所辑诸家诗话，不一一与原书参校，只在必要时出校。

## 诸家老杜诗评序

先兄史君尝类集《老杜诗史》，仍取唐宋以来名士评公诗者，悉摭其语，别为卷帙，号曰《老杜诗评》，以附《诗史》之后，俾览者有所考证。深道须次之暇，又于后来诸小说中，择其未经纂录者，自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，凡八家，从而益之，因集成五卷，书之卷首<sup>(1)</sup>，镂版以传于世云。奉议郎知泉州晋江县事方深道序。

### 校注

(1) 此二句，北图本作“因书卷首”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| 陈贻斌            |
| 前言·····      | 张忠纲            |
| 诸家老杜诗评·····  | 〈宋〉方深道辑( 1 )   |
| 杜工部草堂诗话····· | 〈宋〉蔡梦弼集录( 78 ) |
| 杜工部诗话·····   | 〈清〉刘凤诰撰(141)   |
| 养一斋李杜诗话····· | 〈清〉潘德舆撰(219)   |
| 续杜工部诗话·····  | 蒋瑞藻辑(279)      |

## 诸家老杜诗评卷之一

### 唐《本事诗》三事<sup>(1)</sup>

1.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，舍于逆旅。贺监知章闻其名，首访之。既奇其姿，又请所为文。出《蜀道难》以示之。读未竟，称叹者数四，号为“谪仙”，解金龟换酒，与倾尽醉。期不间日，由是称誉光赫。贺又见其《乌栖曲》，叹赏苦吟曰：“此诗可以泣鬼神矣！”故杜子美赠诗及焉<sup>(2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(1) 《本事诗》，一卷，孟棻撰。棻字初中，唐僖宗时人。以下三条，并见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。

(2) 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曰：“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声名从此大，汨没一朝伸。”

2. 白才逸气高，与陈拾遗齐名<sup>(1)</sup>，先后合德。其论诗云：“梁、陈以来，艳薄斯极。沈休文又尚以声律<sup>(2)</sup>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欤！”故陈、李二集，律诗殊少。尝言<sup>(3)</sup>：“兴寄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，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！”故戏杜曰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盖讥其拘束也<sup>(4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(1) 陈子昂，字伯玉，曾官右拾遗，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。

(2) 沈约，字休文，南朝梁文学家。作诗注重声律，创四声八病之说。

(3) “尝”，北大本原空一字，据北图本补。

(4) 此下原有双行小字注云：“‘太瘦生’，唐人语也，至今犹以‘生’为语助，如‘作么生’、‘何似生’之类是也。”

3. 白常出入宫中<sup>(1)</sup>，恩礼殊厚。竟以疏纵乞归。上亦以非廊庙器，优诏罢遣之。后以不羁流落江外；又以永王招礼累，谪于夜郎。

及放还，卒于宣城。杜所赠二十韵<sup>(2)</sup>，备叙其事。读其文，尽得其故迹。杜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“诗史”<sup>(3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- (1) “白”，《本事诗》原无。
- (2) “所”，北大本作“甫”，据北图本改“二十韵”，即指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诗。
- (3) “为”，北大本无，据北图本补。

### 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四事<sup>(1)</sup>

4. 上每赐宴酺，则御勤政楼，教坊为角抵戏、斗鸡。宫人数百，饰以珠翠，衣以锦绣，自帟中击雷鼓，为《破阵乐》。又令教舞马四百蹄，分为左右部，目之为某家骄，其曲谓之《倾杯乐》者数十曲，奋首鼓尾，纵横应节。又施三层板床，乘马于上，扑转如飞，命壮士举焉<sup>(2)</sup>，舞于榻上。杜诗云：“斗鸡初赐锦，舞马既登床”。此也<sup>(3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- (1) 郑处海，字延美，唐文宗时人。所撰《明皇杂录》，二卷，别录一卷，因所记多为唐玄宗轶事，故名。
- (2) “焉”，北大本作“马”，据北图本改。
- (3) 此条引文与《明皇杂录》原文有出入，盖以二则删併。末“杜诗”云云，则为原文所无，当为方深道所增。所引杜诗系《斗鸡》诗句，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十七。下注杜诗出处，皆据仇注，不另注出，只标诗题、卷数。

5. 乐工李龟年，流落江南，每遇良辰胜赏，为人歌数阕，座客闻之，莫不掩泣罢酒。杜甫尝赠诗曰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<sup>(1)</sup>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崔，即殿中监涤，中书令湜之弟也<sup>(2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- (1) “岐”，北图本作“歧”。“王”，北大本误作“黄”，据北图本改。杜诗为《江南逢李龟年》，卷二十三。

(2) 此条见《明皇杂录》卷下，文字稍异。

6. 上御勤政楼，大张声乐，罗列百妓。时有公孙大娘善舞，能为《邻里曲》，及裴将军能为《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，遗妍妙绝于时<sup>(1)</sup>。杜诗有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<sup>(2)</sup>。

#### 校注

(1) 此条除开头三句见《明皇杂录》卷上外，其余文字均不见今传各本。  
《钱注杜诗》卷七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注引《明皇杂录》云：“时有公孙大娘者，善舞剑，能为《邻里曲》，及《裴将军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，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。”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则引作：“时公孙大娘能为《邻里曲》、及《裴将军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舞，妍妙皆冠绝于时。”而欧阳予倩主编《唐代舞蹈》则引作：“时有公孙大娘者，善舞剑，能为邻里曲、裴将军满堂势、西河剑器浑脱。”文字各有不同。

(2) 此句当为方深道所加。

7. 天宝中<sup>(1)</sup>，兴庆池小龙常游于宫垣南沟水中，蜿蜒奇状，靡不瞻睹。杜诗云：“龙喜出平池。”<sup>(2)</sup>

#### 校注

(1) 此条不见今传本《明皇杂录》，而见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（亦名《明皇十七事》）。“杜诗”云云以下，当系方深道所加。

(2) 《宿昔》，卷十七。

### 郑荣《传信记》一事<sup>(1)</sup>

8. 上于京都起五王宅，于上都制花萼楼，盖与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<sup>(2)</sup>。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。杜诗云：“花萼罢登临。”<sup>(3)</sup>盖是时，明皇亦厌世矣。

#### 校注

(1) 唐郑荣（一作繁）撰《开天传信记》，一卷，记开元、天宝间事凡三十二条。此条与原文稍异。“杜诗”云云以下，当为方深道所增。

(2) “与”，北图本作“为”。盖因同音假借而通用。

(3) 《骊山》，卷十七。

### 刘禹锡《嘉话》三事<sup>(1)</sup>

9. 为诗用僻字<sup>(2)</sup>，须有来处，尝讶杜员外“巨颧拆老拳”<sup>(3)</sup>，疑“老拳”无据。及览《石勒传》：“卿既遭孤老拳，孤亦饱卿毒手”<sup>(4)</sup>。岂虚言哉！后辈业诗，即须有据，不可学常人率焉而道也。

#### 校注

- (1) 《刘宾客嘉话录》，唐韦绚撰，一卷。据绚自序，为任江陵少尹时，追述长庆间在白帝城所闻于刘禹锡者。禹锡曾官太子宾客，故以名书。今传本《嘉话录》已非原本，舛讹讹误甚多。唐兰先生《〈刘宾客嘉话录〉的校辑与辨伪》一文（载《文史》第四辑）考订甚详，可资参看。
- (2) 此条与《嘉话录》原文有出入。亦见宋王说《唐语林》卷二、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，但两书只云系刘禹锡语。
- (3) “尝”，二本均作“常”，据《唐语林》改。“巨颧”句出《义鹘行》，卷六。
- (4) 语出《晋书·载记第五·石勒传下》，原文为“孤往日厌卿老拳，卿亦饱孤毒手”。

10. “茱萸”二字<sup>(1)</sup>，经三诗人皆已道，亦有能否焉。杜公言：“醉把茱萸仔细看”<sup>(2)</sup>；王右丞：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<sup>(3)</sup>；朱傲：“学他年少插茱萸”<sup>(4)</sup>。杜公为最优也。

#### 校注

- (1) 此条传本《嘉话录》未载，亦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四，文字稍异。
- (2) 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，卷六。“醉”，北图本作“更”。
- (3) 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一百二十八。维曾官尚书右丞。
- (4) 《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会有故不得往因赠之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三百十五。“朱傲”，《全唐诗》作“朱放”。放，唐襄州人，字长通，有诗一卷。

11. 禹锡尝言<sup>(1)</sup>：白乐天苦好予《秋水咏》曰<sup>(2)</sup>：“东屯沧海阔，南壤洞庭宽”<sup>(3)</sup>。又《石头城下作》：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<sup>(4)</sup>。自知不及韦苏州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<sup>(5)</sup>。又杜少陵过洞庭诗落句曰：“春去春来洞庭阔，白蘋愁杀白头翁。”<sup>(6)</sup>



鄙夫之言，有愧杜公也。

#### 校注

- (1) 此条亦不见传本《嘉话录》，但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中《中山海》条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皆载此事，文字稍异。
- (2) 白居易，字乐天，晚号香山居士，与刘禹锡唱和甚多，世称“刘白”。
- (3) “壤”，二本均作“让”，据《云溪友议》改。
- (4) 《金陵五题·石头城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三百六十五。
- (5) 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一百九十三。应物曾官苏州刺史，人称“韦苏州”。
- (6) 《清明二首》其二，卷二十二。此二句，《云溪友议》作“年去年来洞庭上，白蘋愁杀白头人。”

### 康骈《剧读录》一事<sup>(1)</sup>

12. 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，南有老君庙，台殿高敞，下瞰伊洛。神仙泥塑之像，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，奇巧精严，见者增敬。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<sup>(2)</sup>，丹青绝妙，古今无比。杜工部谒玄元皇帝庙题诗有“画手看前辈，吴生远擅场”，“五圣联龙袂，千官列雁行”<sup>(3)</sup>，盖及之焉。

#### 校注

- (1) 康骈，字驾言，唐僖宗时人。所撰《剧谈谈》二卷，多记天金以来杂事。此条见该书卷下，文字有删节。
- (2) “化”，北图本作“庙”。
- (3) 《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》，卷二。

### 梅圣俞《诗格》二事<sup>(1)</sup>

13. “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”。<sup>(2)</sup>“旌旗”喻号令，“日暖”喻明时，“龙蛇”喻君臣，言号令当明时，君所出，臣奉行也。“宫殿”喻朝廷，“风”喻政教，“燕雀”喻小人，言朝廷政教才出，而小人向化，各得其所也。